



随心琐记

去老院子吃鼎罐鸡

文/李晓

驱车在夏日葱茏的山中,我遇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。

能够清晰地看到云层金光处,披挂成束的雨幕往下垂,一直拖曳到大地之上,氤氲起雨水溅起的薄雾。这是西边的雨,在东边,阳光正如瀑布般倾洒群山。

雨水开始减弱,直到停歇。我让开车的友人停下,我下车,去林中走走,苍松风起,雨珠从松针里飘坠,在阳光中闪闪发亮。我抱住一棵松树,呼吸到了沁人心脾的松香。

到了陈哥在山中的院落,竹篱笆上牵起的藤蔓蔓上,上面缀满了粉嘟嘟的南瓜花、丝瓜花,一条蜷缩在地的大花狗起身走来,它嗅嗅我的裤腿,尔后伸出舌头舔了舔。大花狗待我如此亲热,想来明白我是陈哥的友人。

陈哥在山里有一个老院子,包浆四溢的老院子,被陈哥收拾得古朴干净。老院子里摆满了石缸、石槽、石磙、犁耙,屋檐下还有一个石磨,石磨而今还被陈哥用上。

5年前,陈哥放下在城里的生意,托付给儿子经营,他和陈嫂来到离城70多公里外的亲戚家废弃的院子,他用情怀和匠心,把老院子稍稍梳妆,垂暮的老院子魂兮归来。陈哥在山中种了果树、橘树、李树,樱桃、长果桑、翠冠梨、黄桃、橘子……四季果香漫漫。

我与陈哥是在当年县城认识的,都是文学青年,他最初写诗,后来写小说,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,但后来他毅然放弃。我曾经问他这是为什么,他说:“我觉得搞文学搞不出啥大动静。”后来,他从县城一家单位辞职经商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去山里生活以后,我是少数与陈哥联系的人。我在城里时常恹恹的神情,可一去山里,山风一吹,我就满血复活。

这次去山中,陈哥说是要给我做鼎罐鸡吃。我愉快答应,好,好。

雨后山中,滚滚地汽蒸腾过后,是如老井水漫洗过全身的清凉。一群红冠高

耸的山鸡在院子里踱步,这是陈哥在山里养的土鸡。平时,这群山鸡便神仙一样游走在山林松风里,快活地扑虫啄食。

陈哥在院坝上架起用铁钩挂起的黑色鼎罐,鼎罐是山里的宋奶奶蹒跚着提过来的,说是给陈哥炖汤用,烟熏火燎的老鼎罐上,积满了黑墨一样的厚厚烟尘。宋奶奶家的老伴生前也喜欢用鼎罐炖肉,而今大爷走了,宋奶奶有时怔怔地望着这老鼎罐,心里伤感,就送给了来老院子的陈哥。

生起的柴块呼呼燃得很旺,火苗直舔着鼎罐四周,鼎罐里的鸡汤味扑窜出来,满院子都香了。大火过后,是柴块燃起的小火。陈哥说,到后面要用文火慢炖,才把鸡体精华绽放出来。

陈哥在鼎罐里加了山菌,都是他去林中采摘而来,特别是雨后松林下,各种山菌戴着小帽儿从湿润土里钻出来,陈哥与陈嫂挎上篮子,每掐去一朵,就在心中念一遍,念这大地赐予的美食。

傍晚时分,天边燃起火烧云,云层里变幻着大象、骆驼、鲸鱼等各种动物姿态,我紧抿嘴唇,陷入很深的遐想状态。晚霞燃尽后,群山在深蓝之中慢慢融入浓郁黑色里的沉默。我、友人与陈哥夫妇坐在院坝,揭开鼎罐锅盖,一股浓郁的鸡汤香味在袅袅气雾中味、味、味霸满了院子,我们在唾液翻滚中咂咂嘴巴,喉咙里早已伸出爪子来了。

陈哥问我:“可来点酒?”我摇摇头,牙疼刚好。满满一鼎罐鸡,被我们4个人吃喝得干干净净。

入夜,陈嫂专为我铺的薄被,是白日里洗后晾晒干的,嗅一嗅,是山里阳光糅合着松木空气的味道。半夜,寂静群山中的狗吠让我醒来,推开木窗,一弯新月悬浮在天空。想起前不久在城里看过的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,在这千多年后的床前明月光里,我突然想念李白了。诗仙,而今你漫游在哪里的河山,今宵酒醒何处?

往事情怀

悼三叔

文/李元岁

半个月前,领着小外孙伯言回去看三叔的时候,三叔躺在床上睡着了。我凑床边,唤一声“三叔……”三叔醒了,拉开眼看我一眼,又瞅瞅伯言。我说:这是毛毛(我女儿)的儿子,跟我回来看你了。三叔点点头,就又闭上眼了,眼角有泪水渗出。看三叔那样子,我感觉出已经是不大好了……

我们老李家是大家族。曾祖辈弟兄仨,祖辈弟兄七个,父辈弟兄十六个。到了我们这辈儿,已经是弟兄二十七个啦。三叔在父辈中排行老十。大概是有遗传的因素,我爷爷有哮喘病,我父亲也有,三叔也有,一咳嗽起来,就缓不过气儿。

三叔患的是肺癌。去年秋天来呼和浩特住院后查出的。疫情还没有结束,我得知后,不能前去医院探望,给叔伯兄弟钢钢打电话询问。钢钢嘴严,没有告诉我实情,只说是老毛病,来住几天院看看。

前几天,钢钢告诉我,三叔走了。火速赶回老家,三叔已经入殓,棺木停在了院子里。跪倒在三叔棺木前,纸灰飘忽,老泪滑然,往事历历在目……

小时候,放学了,娘的饭还没做熟,便到隔壁三叔家蹭饭。三叔掰一块窝头递我,三婶给我盛半碗烩菜,我就心安理得的坐下来吃了。那年头,口粮紧缺,可三叔三婶舍得给我这个亲侄子吃!

每每回老家,必去三叔家。三叔便留我在家吃饭,让三婶炒几样菜,再叫来钢钢,让我和钢钢陪着他一起喝酒。那时三叔善饮,半斤不在话下;父子仨喝个好生痛快。

三叔连任过好几年我们第五生产小队的正队长,威信颇高,也算是吆五喝六的人物。在三叔的带领下,有一年,每个工分分红八毛六分钱,创下了全村十五个生产小队的最高。三叔给他的大哥——我父亲,找了一份清闲的活儿:在砖窑上给砖坯捅窟窿眼儿——脱坯工脱下的砖坯哪个不合格了,就用竹竿捅个眼儿,相当于质检员。可生性好面子的父亲,心慈,下不了手,干没多久就辞职了。还责怪三叔非要给他找这么个得罪人的差事。这让三叔难言其究,很是窝火。

三叔在我们家族中很有威望。我二嫂是从甘肃逃婚出来与我二哥结合的。在我侄女出生不满周岁时,二嫂父亲领着二嫂的前夫找上门了。二嫂前夫和他的父亲商定让我家拿出800元,他们带二嫂回去解除婚约。当时的800元,那可不是个小数目。父亲没了主张,鸡飞蛋打的咋办?是三叔做主,从村里抓借了800元,让前夫拿着,领着二嫂回甘肃了。只以为是拍马不回头了,不想,一年之后,二嫂又回来了……

三叔长我14岁,享年83岁。三叔膝下二子二女,五个孙子,四个外孙,一个老外孙,可谓是儿孙满堂。自古人生谁无死?三叔,83岁走了,也算“够寿数”的人了;可有哪家儿孙不希望自己的老人“再活五百年”呢?!

回到家,坐在电脑前,噙着泪水,敲打键盘写下这段文字,算是对三叔的追悼、哀思吧……

